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名言

唐太宗初卽位直中書省張藴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於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

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霽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

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容齋五筆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釋之其畧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人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

知言 大唐新語

劉子元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並監修國史子元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畧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 大唐新語

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

以進元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製代茶餘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大唐新語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後遷戸部員外戸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戸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眘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大唐新語

太常博士呂才及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

十三卷幷舊書行者四十七卷詔頒下之太宗以陰陽書行之日久近代以來漸至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總令修撰其妄穿鑿拘忌者才駮之云云文多不錄唐會要

鴻墀謹案蘇氏曰今世之人正惑於此故載呂才駮議用矯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

李丹爲虔州刺史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闇者以爲知言國史補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

一篇亦曰直訓 因話錄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刳之煮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留刳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於龜 丹鉛摘錄

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廄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遊貪於閒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

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峻絶不蹈襲古今其視柳柳州抑又英峭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系之雅唐旣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豈不能致思乎此耶子畧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崔詵詵先卒及公主甍同皎子繇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勅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絶殂謝之日合

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必訴於蒼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大唐新語）

唐國子祭酒辛宏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宏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朝野僉載）

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必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懽邪薛公悅其言圖鋼之言置於坐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美之封氏聞見記

貞元中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陸贄奏曰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異物則遠人格豈必重中使輕外使玉海

每著文輒先理要而後文釆至若罪荀文若評郭林宗發明指擿意出舊史其旨在乎澄汰風俗埽鎮浮誕舉

而行之有補王度君又授予以正名至終二論鄙人亦出篋中幾銘名實論士行辨三篇以申報貺 送盧判官赴本使序

權文公集

袁盎論社稷臣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如勃等坐視非劉而王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予以爲非也與讀如預方主之存也吾固預同其存主如喪亡吾亦與同其亡終不肯獨存其身也絳侯當劉氏不絕如帶之時顧惜軀命不能救正是獨存其身而不顧社

猨也陸贄論救姜公輔也曰位列朝廷任當宰輔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正是此理也故知渻之說未通也唐世諸儒有學有守者吾得二人焉魏徵陸贄是也取其奏讀之其理悉與經合學能發古吾故敢云爾也演繁露續集

奉别紙示論眷待殊異規畧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暢經通之雅旨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三復甚善甚善代李侍郎與張尚書書

呂衡州集

武后秉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

恥奮忠以權大謀乃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新唐書傳贊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爲碑銘以紀功德吾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憲宗欲從中官吐突承璀之言於安國寺立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憲宗從之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

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鎭石耳珩璜新論

馮宿字拱之爲都官員外郎淮德平除比部郎中制詞曰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惟是四者持刑之難天中記引唐書孔帖

荅陳生書謂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此非特可箴陳生之病萬世而下爲吾徒者皆當拳拳服膺黃氏日抄讀韓

守戒謂諸侯於君當爲翰蕃譬之宅於山施陷穽宅於都者固扃鑰甚切其後譬以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尤語工而意切國不得其人以預備之雖強猶弱歟黃氏日抄讀韓

半山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尤奇余亦謂董府君及貞曜二銘尤妙董云物以久弊或以轢毀攻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貞曜云於戲貞曜維出不訾維持不猗維卒不施以昌於詩坡翁嘗舉此問王定國云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浩然齋雅談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

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利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耶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也乎哉

餘冬序錄

王定國謫全過戎出文字數十篇魯直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退之有答翊書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正魯直此意所謂若欲過今人則可矣是也世以今人自足者宜有所儆哉愛日齋叢鈔

答劉正夫書論爲文譬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

視及睹其異者則眾觀之又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答陳商書喻以齊王好竽而鼓以瑟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合是兩書而觀之庸庸者不足以自見怪怪者非所以諧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乎金石例

知名箴云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解魯論與今絕異細思此解實為有理是即君子恥聲聞過情之意也不知韓公論語筆解中亦作如此箋註否宋李樂道書昌黎五箴金石存

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覩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河東集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而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子謂惟文章英發前無古人者益當兼佩斯言矣閩見後錄

按說車詞義不皆粹然大旨不外是矣書辭頗汗漫以

其間多名言故取之　柳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　文章正宗

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多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於人又小石城山記亦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歐公金雞詩亦曰蠻荊鮮人秀厥美為物怪　經外雜鈔

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兄饌鍛隴西之麥炊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醯敖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

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退之李博士服丹致斃誌其墓云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不信常道臨死乃悔子厚戒之於其生退之誌之於其死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此二文之本 對牀夜語

唐傳張皐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宜著手 芥隱

沈亞之送韓靜畧敘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原注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　困學紀聞

楊鉅史失其傳喜作字得正書體其沈著處有類鍾繇而點畫則柳公權法也當時贈詩光草書詩序者無慮數十人而各出一家之見以附載於文獨鉅之立論以性之與習自是兩途有字性不可以無學有字學者復不可以無性故其爲言曰習而無性者其失也俗性而

無習者其失也狂蓋以謂有規矩繩墨者其習也至於超詣絕塵處則非性不可二者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至此然後可以論書歟又爲說曰羲之七子獨獻之能嗣其學則知用此以求古人庶幾天下書眼同一綱紐耳噫鉅之能爲此論則能知書之病也夫 贈䛒光草書序

宣和書譜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祇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必生

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苻堅之淸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必以女戎勝諺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希烈桂娘事丹鉛總錄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

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於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葉夢得平泉草木記跋　石林燕語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自號爲山書山書一十八篇序　文泉子集

咸通六年尚書右丞李蔚復上疏諫曰臣聞孔子聖者也言必稱周任之言荀融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識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纂帝圖克崇佛事臣採本朝名臣奏啟之言以證奉佛始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

像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中宗時公主貴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以來淫雨不解穀荒於壠麥爛於場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而造不急之觀賈六合之怨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今三時之月穿池沼損命也殫府庫損人也廣殿宇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

臣也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嘆惜其言之不行也伏望詳前事之安危覽昔賢之啟奏營繕之間稍宜停減疏奏優詔嘉之唐會要

始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新唐書朱敬則傳

久矣世之異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

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也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也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駡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

以來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爭奪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秦不封建論　東坡海外集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從湯以爲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然則必有道而不肯以輕出者

謂之處士可也中無所有而尸處士之名者索隱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其在山也非頑如木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甯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論人若牧之則可謂不失名實者矣今古敬齋䵠

皮日休隱書六十篇有曰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又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累故已憂之今

之官人也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者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嗚呼斯言也痛快哉子畧

漢張允初仕晉爲左散騎常侍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駮赦論文多不錄帝覽而嘉之降詔奬飾云張允位居近侍志奉遠圖屬將來之助致小康覩已往之頻行大赦若惠姦稍甚則蠹政亦多推恩務洽於華夷作解慣調於疎數所貢論宜付史館冊府元龜

齊邱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卽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邱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容齋續筆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

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翺答開元寺僧書曰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狥乎彼非眞能尊吾道者至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野客叢書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五終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警句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碎毛共櫪狀花蕋之交林異色同翠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丹鉛餘錄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雄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二等其警句云昔三監翫常有司旣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

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大唐新語

唐人多讀古賦往往變化而用之若勃序一篇蹈襲甚多前人拔出不獨落霞秋水而已徐氏筆精

右雍州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文云景雲二年歲次丁亥攷是年乃辛亥書者之誤也思亮曾祖翹梁貞毅將軍郢州刺史新興侯梁書南史俱不載其爲梁宗室與否不可攷矣文猶沿唐初駢偶之習有云孔門之鯉幼卽聞詩楊氏之烏童而擬易屬對殊可喜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寒山子詩非但釋子語也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困學紀聞）

元宗令張燕公撰華嶽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禪師所作或云碑之文鑿破亂取之曰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仙掌（國史補）

張燕公平契丹露布曰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辭學指南）

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

虞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議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國史補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蹷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章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丹鉛總錄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戸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

時積潤潛通迎士膏脈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困學紀聞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歘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選摭言

張碧字大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折紅翠霹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及也及覽李太白詞天與俱高靑且無際鵾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余嘗銳志狂勇心魄恨不得攡文陣以交鋒覩拔戟挾鞠而已唐詩紀事

鴻墀謹案此序疑非全篇故全唐文未錄

王播拜諸道鹽鐵轉運使祕書丞許少連賀啓擷金煉玉束雪彙珠清異錄

郭訥撰右武衛將軍柳泰碑云碑篆盡假於余柔翰徒施寶慚於墨妙貞石旣刻有愧於色絲文苑英華

予少年在湘陽曾絃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無若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峯密林激淸儲陰海風毆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深涼颸城壓岡踞高負陽上洎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逼谷化爲鮮雲蓋前人未道者

不獨此爾其他刻峭清麗者不可概舉學爲文者不可不成誦也墨莊漫錄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狀其聲也西溪叢話

石傘在會稽山之別峯唐顧況銘云亭亭石傘有物有名如蓋若傾如芝一莖石傘山東山銜日宮石傘山西山銜月宮南巒北阜首出屹雄齊抗於峯下置書堂後爲精廬今壽聖院有齊相書堂遺趾存焉會稽志

鴻舉謹案宋熙甯初元厚之留題云三徑荒涼丞相

隱一篇淸絕放夫銘指此也

白居易三游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為太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之也丹鉛雜錄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尙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誡孥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尙書云不用命戮於社又云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談錄

舒元輿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旣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傑句曰向者如迓背者如訣折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爲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筯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容齋隨筆

林肅翁序樂軒詩筌其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

以待之奈何噫此殆摹擬舒元輿之作耶蓋元輿玉篆銘有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無人義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斯正洪景盧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山賦云曷而亡乎我之思兮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不若柳子厚詩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啟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愛日齋叢鈔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甯恤乎焚軀困學紀聞

皇甫湜顧況詩集字序云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邱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清虛以爲性結冷淡以爲質吐鮮榮以爲詞偏得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味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松已死非君誰與輿地碑目

大中末崔鉉自平章事鎮淮海梅收爲支使收狀云前時里巷初迎避馬之威今日藩垣便仰問牛之代濬之詞也唐詩紀事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原注古未有對者 困學紀聞

馬當山銘陸龜蒙文有云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之爲一吾又聞乎馬當波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擢牙折檣幸而脫死神魂悠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檝而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

爲求敵小人方寸之包藏（輿地碑目）

周繇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辭賦擅名繇嘗爲角觝賦畧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或云繇善角觝（摭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狠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困學紀聞）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

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衞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慘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甯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刧城頭之曉色悵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攏雲鑠四天之暮碧遺堵歷空幾踐羣遊之鹿滄州月在甯銷怨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歴歴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自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容齋四筆

粱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

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文昌雜錄

鴻墀謹案五代會要德妃張氏早薨歐陽史次妃郭氏莊宗入宮度爲尼是晉天福中尚存者郭妃非德妃與末帝同葬者德妃非郭妃也文昌雜錄誤

李巨川爲華帥韓建掌書記昭宗至華清宮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融表中有彤雲似蓋以長

隨紫氣臨關而不度融吟詠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
晷曰霧開五里容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
力唐詩紀事

李嚴幽州人同光中爲客省使奉使於蜀及與王衍相
見陳使者之禮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其警
句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
於樓上嚴復聲韻淸亮蜀人聞之愕然舊五代史本傳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娶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
神敏俊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靑瑣鸞飢隊開珠

綱穆天子紅韉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鄠郊賦敘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北夢瑣言

杜荀鶴與張曙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誚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鷟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藝苑雌黃

白賦赤賦寇豹謝觀同入崔裔孫相公門下觀嘗作白賦有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作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

之時血流漂杵類說引南唐野史

鴻墀謹案楊慎藝林伐山引衡山縣志與此略同

王建既誅田令孜上表自陳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幾恐失於彀中舍人馮涓之詞涓宿之孫也資治通鑑

徐寅黃滔集正字釣磯集俱作寅今從五代史字昭夢莆田人登唐乾寧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燭裁盡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十國春秋

陶穀晉開運中爲辭臣時北戎來使而揚光遠以青州

叛而大將馬郎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漠北有不賓之虜山東屯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宋類苑

五季文章趣卑陋極矣然當時諸僭偽其國頗亦有人吾頃遊溥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寺者爲屋數椽而已其山迴絕洞穴奇怪得一碑乃僞漢時人爲寺記特喜其兩語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鐵圍山叢談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駮飛類化作鴛

爲之後又土牛賦飲潴俄臨訝盟津之捧塞虎關儒許疑函谷之丸封夢溪筆談

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蜀主孟昶勸農詔云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天中記

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滴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談苑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昌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甯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筆記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劍鋩誦子厚詩知海上多奇峯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勃薌氣子厚夢得皆善造句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

吭伸鬭紛鷩鳴而决起拾綠翠於沙礫亦妙語也席上腐談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丹鉛總錄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六終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嘉話

唐著作局有雙槿樹盧照鄰同崔少監作賦序云蓬萊山上即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祕寶金懸秦市揚子見而無言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榦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凋花剪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渠之故事得槿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丹青祕府者也賦云地則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芳蕣鬱鬱亭亭兩

砌分植雙階並耀葉鏤五衢棻分四照青陸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笑紫蔕紅蕤玉蘂蒼枝露華的皪風色徘徊寂寞條利棲閑此地委命舒卷隨時榮顇外無嬰天之禍內有逍遙之致賦出一時競寫因名著作為雙槿賦云偶雋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琅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尚書故實

公有子七人長子頵字廷碩歴給事中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太常少卿嘗掌綸誥與公聯侍紫墀接機黃閣前後之拜近古未有盧藏用太子少傅蘇瓌神道碑 文苑英華

初公侍祠清廟有髦士之宜而先考偃師贈蒲州長史自祖考三葉塋無碑記公諮諸通儒而追建銘碣幽趙之士以爲美談張說常州刺史平君神道碑 張燕公集

皇帝纘膺大業擢中書舍人是時天地初復中外多務章奏交馳文誥疊委公操斧則伐懸衡不欺至於獻納多所施用余與公一遇相得二紀同遊聯光粉闈接袂

華禁容範之好宛猶在目宴謔之言未忘於耳追慨曠燮援毫涕集公執交兵部侍郎南陽張說吏部侍郎范陽盧藏用當代英秀文華冠時而盧兼有臨池之妙故張述銘盧篆石天下稱是碑有二美焉崔湜故吏部侍郎元公碑文苑英華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宰相臣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卓異記

張嘉貞延賞宏靖次宗從嘉貞至宏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爲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卓異記

張九齡一代辭宗爲中書令引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爲美談唐書韋陟傳

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新唐書韋陟傳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凍筆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開元天寶遺事

懷素居零陵菴東郊治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

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廠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清異錄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書張少公判狀　東坡題跋

賈至天寶末爲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卽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爲傳位册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册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

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舊唐書

又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又所著甚多新唐書李乂傳

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唐書賈敦實傳

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庚申吐蕃寇寧州邠甯節度使張獻甫敗之今碑所載戎醜是膺授鉞而至是其事也

碑後云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幽州張守珪也四人者則獻誠獻恭及煦與獻甫當時閥閱之盛若此可謂濟美矣姜源公劉廟碑　授堂金石跋

集古錄有忠武王將佐略碑云貞元十二年陳翃撰翃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爲察使者五人據翃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題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郭氏家廟碑　來齋金石刻考略

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鎮太原不能承奉中貴爲監軍使

內官魏宏簡所忌無以指其瑕且驟言於憲宗曰張氏
富有書畫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駭不敢緘藏科簡登
時進獻乃以鍾張衛索眞迹各一卷二王眞迹各五卷
魏晉宋齊梁陳隋雜迹各一卷顧陸張鄭田楊董展洎
國朝名手畫合三十卷表上曰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
逸朝覯夕覽收覽於斯陛下睿聖欽明凝情好古聽政
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歷代共寶是稱珍絕其陸探
微蕭史圖妙冠一時名居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又
別進元宗馬射眞圖永寶府司馬陳閎畫表曰元宗天縱神武裁

冠前王凡所游畋必存繪事豈止雲夢殪兕楚人美旌蓋之雄潯陽射蛟漢史稱舳艫之盛前件圖臣瞻奉先靈素所寶惜陛下旁求珍迹以備石渠祖宗之美敢不獻呈（掌書記監察御史李德裕制詞）手詔答曰卿慶傳台鉉業嗣弓裘雄詞冠於一時奧學窮乎千古圖書兼蓄精博兩全別進元宗馬射眞圖恭獲披捧瞻拜感咽聖靈如臨其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靑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況煩章奏嘉歎良深其書畫並收入

內庭世不復見其餘者歷代名畫記

薛廷老按元宗初置翰林待詔尋改爲學士以備顧問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領詔誥每授相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兗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時代榮之卓異記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洲然白氏長慶集沃洲山禪院記但作白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

寂然嗣興茲山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池北偶談

隱仙亭本名盤龍岡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相近寶歷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種植花木給事徵起山中一表薦九賢皆居顯貴給事爲考功郎舉相皆書下考以天子巡游躁求祿無所獻替故也桂林風土記

荊南解北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摭言

陸扆撰光院例榜于院臺云費調金鼎罷視草之煩勞摛出碧幢釋援毫之羈束固人臣之極摯亦翰苑之榮華至於察風俗於一方賞貨泉于三使其為盛也抑又次焉各請出錢用光玉署（天中記引翰林舊規）

令狐補闕滈與中書舍人澄（按新唐書令狐綯傳綯三子滈渢渙渙終中書舍人又藝文志令狐澄貞陵遺事一卷注綯子也乾符中書舍人蓋渙一名澄）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稱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於紫薇（金華子雜編）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

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奬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摭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勑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子反正之年宜遂

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牓容齋三筆

薛廷珪其先河東人也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于世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貫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曰克家志舊五代史本傳

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故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臯高文典册用相如唐人詩云潘緯十年唫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又吳道子大李將軍俱畫嘉陵江山水於大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

日之跡皆極其妙蓋又不獨文章爲然古夫于亭雜錄

用勑代牓由官人名仰温樹之煙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忝爲座主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韋岫賀劉相鄴勑賜及第啓

進士徐寅嘗爲人生幾何賦云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後因修合求藥於延彬書其賦辭於紙尾而報之其風味又此類也五國故事

李澣登科在和凝榜下同爲學士會凝作相澣爲承旨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

云座主登庸歸鳳闕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古今詩話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牓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汾之名第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摭言

王棨字輔之福唐人也咸通三年鄭侍郎譔下進士及第試倒載干戈賦天驥呈材詩公詞賦清婉託意奇巧

有江南春賦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又有詔遣軒轅先生歸舊山賦及馬惜錦障泥詩初就府薦馮涯爲試官三箭定天山賦當意爲涯所知欲顯滯遺明設科第以宋言爲解頭公爲第二時毅夫中丞尹京兆怒涯不取旨擅命收榜扱破名第申省其年等第雖破公道益彰凡曾受品題數年之間及第殆盡前今輿論莫不美馮公之善得其材榮公之獲在其選從事本府乞假入關尋又首捷玉不去身賦春水綠波詩古公去邠論公初上第鄉人李顏累舉進士㦨有聲芳贈

公歌詩云蓬瀛上客顔如玉手探月窟如夜燭笑顧姮娥玉兔言謂折一枝情未足時謂顔狀得其美若有前知公十九年内三捷其於盛美盡七閩未之有也黄璞王郎傳中

鴻擧謹案麟角集玉不去身賦已佚又有馬惜錦障泥賦以因立路旁愁濡美飾爲韻

黯去歲自褭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今江北某郎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非

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陳黯送王棨序

鴻墀謹案賦見王棨麟角集

陳洪進太平興國三年四月朝京師禮遇優渥又增食邑加其子文顯爲團練使文顗文項並爲刺史洪進因上表言臣遠僻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駢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鐏之味浹旬之內雨露洊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効何階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於有司太宗嘉納之十國春秋

鴻墀謹案劉昌言傳七歲能屬文辭藻靡麗陳洪進

辟功曹參軍太宗時洪進歸朝詔謂曰覽洪進表委

命盡心非卿潤色耶其眷注如此

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

屬視草禁中乾封則劉懿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秉筆便

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召入未列祕書元宗開

廣視聽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

詔翰林厥後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數術

曲藝禮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

之誥霈洽天壤之澤導揚王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一旁午章奏藂至指縱命中之略謀猷幃幄之祕陰騭造化嘉猷密勿制萌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歸元后而播興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采者罔究其端誰然誰否無得而稱矣韋處厚翰林學士記　翰苑羣書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七終